

秋歌悠扬

□王国梁

一脚迈入秋天的门槛，就仿佛进入了某种神秘的旋律中，积蓄久了的烦躁和郁闷立即一扫而光。站在秋日的天空下，任凭长风滑过耳际，清爽的气息会洗净心尘，你会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。

丽日如诗，秋歌悠扬。有善于倾听的双耳，就能听到秋歌远远地、轻轻地飘来。

秋风唱响了一曲清凉宜人、浪漫自由之歌。飒飒秋风，随着季节的召唤姗姗而来。你听到秋风的声音了吗？秋风就像一支浪漫的乐队，在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演出，不盛大，不喧哗，却自有独特的风格。秋风就像一个自由自在的流浪歌手，且行且歌，流浪到哪里就把清凉留在哪里。秋风吹在肌肤上，每个毛孔都是舒畅的，轻轻抚慰着漫长炎热给人带来的身心麻木。那一刻，你会有一种苏醒的感觉，好像一个崭新的自己诞生了。听秋风唱响悠扬之歌，你一定想跟随秋风的旋律，去踏遍秋日的万里河山，看秋风吹开的绚烂的秋之长卷。一曲秋歌，几缕秋风，满眼秋色，真的是惬意啊！

秋雨唱响了一曲缠绵醉人、诗意洒脱之歌。有人说，一场秋雨一场寒，觉得秋雨会带来寒凉之意，未免有些凄凉。我却不这样想，就像刘禹锡说的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我以为秋雨是诗意洒脱的。秋雨淅沥，有时能连续缠绵几天，就像在唱一首轻柔的抒情歌，把对秋天的深情和赞美都唱了出来。有时秋雨来的急，去的也快，如同唱了一曲精彩的短歌。秋雨落到山林里、田野里，落到屋顶上，草丛间，万物欣然，纷纷回应秋雨的深情。每一滴雨落，都是一个音符在飘。如果你仔细听，会发现秋雨真的是高明的歌者。秋雨的节奏和旋律是那么优美，缓急有致，高低错落，抑扬顿挫，好一曲秋之歌！

秋叶唱响了一曲明朗欢快、潇洒奔放之歌。秋叶的告别，是听从大地的召唤。秋叶的飘落，没有无奈，更不是诀别，秋叶是以另一种形式与自然相拥，所以它们飘落的姿态是潇洒的，落叶之歌是明朗欢快的。如果你站在一棵秋天的树下，感受树叶纷纷飘落，真的能听出乐音飘渺的感觉！一阵风过，你听，满树的叶子争先恐后地落下来。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叮当有声，仿佛每一个叶之精灵都欢笑歌唱了起来！秋叶纷落，就是一首缤纷的合唱，豪情奔放，慷慨淋漓。秋叶在为秋天喝彩，秋天也在为秋叶喝彩。一岁一枯荣，秋叶完成使命，为生命画出一个完美的符号便离开了枝头，它们最懂自然之道，所以最能唱出秋天的神韵和灵魂。日月无声，秋歌悠扬，时光美好！

天高云淡，秋色无边。秋天里，万物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谣，轻轻吟唱，秋天便变得有声有色起来。秋花唱响了一曲绚烂之歌，秋草唱响了一曲生命之歌，秋果唱响了一曲喜悦之歌，秋水唱响了一曲澄清之歌……花朵芬芳，草木清香，瓜果甜蜜，粮食饱满，河流清澈……秋歌悠扬，岁月如诗！

秋到铜都

□陈之昌

铜都初秋环抱一片绿色之中，它的秋色别有一番韵味，它的多情、悱恻、缠绵，还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牵挂。

立秋，秋天的第一个节气，此时暑去秋来，梧桐树开始落叶，所谓落叶知秋。此刻铜都秋染大地，一丝丝凉风吹来，行道树紫薇花红的如火，天井湖上小桥流水，荷香四溢，翠绿是这里主色调。前几日烧烤模式下盛夏切换到如今有一丝丝凉意的初秋，一阵阵寒风拂面，仿佛有三月小阳春的感觉，但到真正凉爽的秋日还有些时日，铜都初秋夏老虎余威未尽。

“始惊三伏尽，又遇立秋时。露彩朝还冷，云峰晚更奇。垄禾半熟，原草微衰。幸好清光里，安仁起舞。”带着一份美好的心情，选择一个周末，远离城市繁华和喧嚣，漫步到郊外美丽的农林村，看到城市后花园农林村美丽初秋景色，一个群山环抱的昔日封闭小村，如今路旁梨树、石榴树等挂满青青果实，农家姜田里生姜在秋日里疯长，鸡鸭在农家小院悠闲行走，村庄花朵璀璨一片，田野成熟的水稻、玉米、高粱笑弯了腰，躺在青草地上，仰视高旷的蓝天，看云卷云舒，听近处山林中潺潺的溪流之声不绝于耳，田垄上禾稼已经半熟，田野远近处绿草显出微微衰败之意，清朗皎洁的秋辉映染其间，让人充分领略江南小城初秋田野的靓丽和成熟之美。

铜都美丽的秋天里，秋雨说来就来，像牛毛，像细丝，不像夏雨那么猛烈，缠缠绵绵，像剪不断的丝，缠缠绵绵，密密麻麻，轻轻地飘下来，小城便润泽在飘渺的一片秋雨声之中，我吟着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在天井湖边石板路散步，希望遇见诗中丁香般解愁的姑娘，举着油纸伞消失在烟雨蒙蒙的巷口，留下的背影让人心醉，这一切都如一首婉约的诗，湖畔一花一木都充满了灵气，营造着美好诗意图和灵性。

“浪花溅白疑飞鹭，荷芰藏红似小莲。醒醉梦，唤吟仙。先秋一叶莫惊蝉。白云乡里温柔远，结得清凉世界缘。”飞溅的浪花看上去好像飞起的白鹭，出水莲花透着红晕好像红颜。希望落叶不要惊动树上寒蝉，让清凉世界在心头留存。秋日，喜悦和笑容洋溢一个个农人们脸上，他们用生动的表情，抒写着彼此的心情。机械化的年代，田地有农机收割和栽插，农人们有更多时间悠闲地谈论中家常里短的闲事，今年收成怎样？男人们三五一群喝酒谈天，女人们则家长里短嬉笑打闹着，说谁家孩子考入名牌大学，羡慕喜悦之情写在彼此脸上。

铜都的初秋，没有夏日炎炎，多了一份涼爽。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秋水潺潺，诗意图。

东湖的绿

□潘新日

(一)

在桥上小憩的时候，我常常把目光停留在湖面上。

那一片湛蓝的绿，随着波浪向岸边移动，染绿了武昌的岁月。

这些绿不是大海的绿，不像树叶的绿，更深的是柔和的绿。

当地人说，东湖的蓝中有绿，绿中有蓝，它不是用来装饰的，而是多了一些生活的美，亮亮的绿，你见过的。

(二)

东湖的绿蓝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会活泼起来的，它不是一潭死水，是流动的绿，一种生命的颜色在律动，永远昭示的是大自然的美，和谐的美。

雨过天晴的时候，风伴着波浪，阳光张开翅膀拍打着湖面，波光粼粼，悄悄地漫过岸堤。

而湖面也如调皮的孩子，眨着好奇的眼睛，把灿烂的光反射过来，让太阳感到惊讶，相互的脉动渲染了东湖的奇和美，引来游人驻足的目光。

到了傍晚，夕阳的红和着东湖的绿，涂抹着湖面，光线会一点点从湖面消失。

月亮出来了，湖面上闪动着月光的银色，最终让湖面变成了一面大镜子，变成了一幅画着月亮的画，树影随着波浪拉长，夜的静谧让东湖的梦甜了起来。

(三)

东湖边有一些垂钓人，大大的太阳伞，白色的太阳帽，显示了武汉的悠闲和富足，这些闹市中的宠儿，用乐曲和微笑装点着东湖的沉静。它只不过是修养和期盼的凝练。

东湖想说这骄人的绿已渐渐地走入了人们的生活，东湖牵着他们的手，就像拉住春天最后一丝风，盼望鲜花的盛开时节。

这微风中层层漾起的波浪，也确实像江城的梦，眼睛睁着却没有醒。

东湖的水是灵动的，如珍珠般镶嵌在江城，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和神奇。

很早的时候，曾陪父亲来过这座城市，却没有成行，父亲说，黄鹤楼就是江城的象征，东湖就不去了，将来有的是机会。那时，我对东湖充满了向往和希冀，总盼望着再临江城时，用手拂拂那里的水，感受东湖的美。

现在，想起来有些感慨，不仅

有机会领略东湖的风光，而且可以终身守着它，这也可能就是“缘”吧，不是吗？

(四)

东湖是恬美的。

我看见过一只船点缀其间，很多人在那里圆梦，我想起西藏的湖，那些圣湖多了雪景，自然没有了城市中的湖的灵秀和贵气。东湖是湖中的贵族，有着圣人一般的高贵。飘在水上的枯叶可以证明，更多的是它每天面对的是喧嚣和城市的身影，它的胸中装满了欢乐和希望，星星的歌声无法让它沉睡，它的心永远跳跃着闹市的律动，彰显了一个城市的豪迈和富足，我喜欢它。

我在想，很可能有一天，一直水鸟悄然滑落，浮在水面上，为东湖描绘生机，那种诱惑，天知道。

湖边树也跟着显耀，树的绿和湖水的绿相映成趣，即使是丹青的山水画也渐显逊色，没有了大自然的风光趣意，有多少人能领略这灵动的东湖胜景。

是的，鲜花可以昭示春天，山脉可以昭示高峻，而东湖昭示的是文明与和谐，没有人能描绘东湖的美，那是人间仙境，微微泛起

的水雾让东湖飘在空中，可以闻见东湖的香味了。

(五)

我庆幸我溶入了这座城市，溶入了东湖的秀色之中，认为和东湖相伴是生命的使然。可那些古人们，泽湖而居又是什么呢？这些不得而知，但他们的诗句，让东湖更加地绿起来，这一代代人生的绿，是生机，也是巧合，历史的负重和深沉，任船娘再长的竹篙也撑不到底，因为它是东湖的历史。

多少年了，东湖必须用这诱人的绿来表达自己，那颜色让人惬意。不信，你坐在湖边燃上一枝香烟，大可体会到城市中少见的美。

在有雨的时候，曾撑伞漫步湖边，听细细的雨丝掉进湖里的声音，如罄，如盘，溅起的水泡也晶莹得玉一般亮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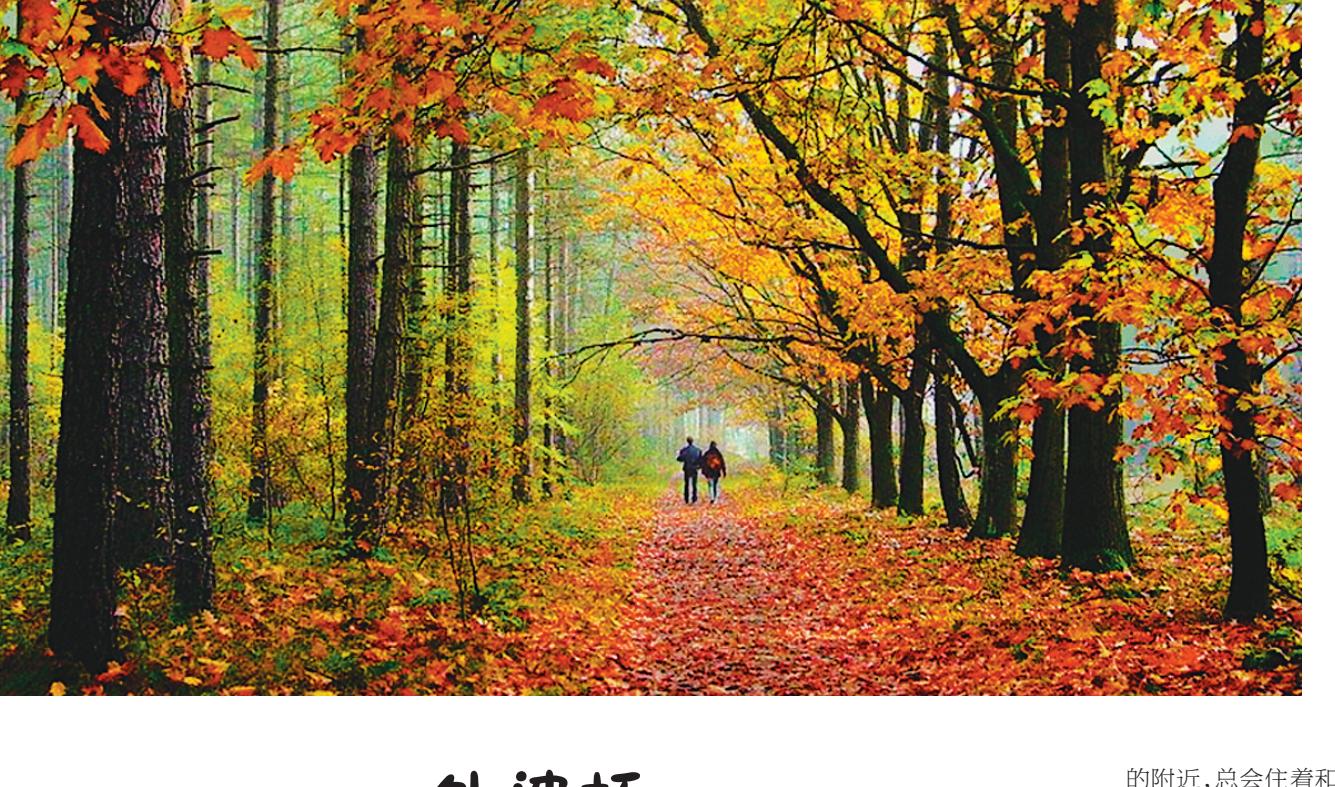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东湖不知道，来看它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，有多少人都在梦里见到它，有的甚至梦牵魂绕了。

东湖是生活在绿意里的，东湖只能生活在那骄人的绿里。没有绿的日子，东湖就失去了意义。

我永远记住了东湖的绿，因为它是我生命中的最高奢望。与东湖为邻，永远是美好的。

铜官山

秋之韵
黄必胜
摄



外婆桥

□张华梅

去往外婆家的路上，总有一座或者几座桥，那就是我们心中的外婆桥。外婆桥离外婆家不远，每到周末的时候，我会背着书包去外婆家，老早老早，我就看到外婆在桥上焦急地张望，直到见我蹦蹦跳跳走来，才换上一副欣喜的神色，然后牵着我的手，领着我到家里去，那儿有很多好吃的，也有很多好玩的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总会浮出外婆桥的身影。这座桥是有名字的，但我总是记不住，就像外婆也是有名字的，但我不知道。世界上很多都不知道外婆的名字，只知道她叫外婆，或者按照方言习惯称为姥姥、外祖母、舅奶奶。

等，都是一个意思，都是最亲切的称呼之一，都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。令人庆幸的是，世界上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外婆，这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，她是母亲的母亲，她对自己的爱，往往是母爱的平方。

我的外婆身材矮小瘦弱，走路不快，说话喜欢絮絮叨叨，碰到重要的事情，总是说了再说，因而在儿时，我总是嫌她烦，却又喜欢粘着她。

记忆中的外婆桥是一座

简易的石板桥，陈旧斑驳，经

历了数十年的河水冲击而依然健

康强壮。我最喜欢看外婆在桥上等我的样子，那时的她是沉默的、焦急的，瘦小的身影总是和桥融为一体。若干年后，外婆已

经去往天堂，外婆桥还在，这是一个让我凭吊外婆的地方，每次经过时，我总放慢脚步，回想着有关外婆的点点滴滴。有时还会手扶外婆桥的栏杆，去感受那种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，栏杆冰冷粗糙，以一种冷冰冰的现实提醒我，外婆早已不再，我已经失去了那个母爱的平方。

桥下的水日夜不停地流淌着，那是河流的生命历程，映在河水中的桥的身影，被白云包裹，并不跟随河水远去，它有自己的职责岗位。我的这座外婆桥也许是别人的外婆桥，别人也有和我差不多的情感体验。世界上的所有桥，不管是大桥小桥、新桥旧桥，可能都是别人的外婆桥，在桥

的附近，总会住着和蔼可亲的外婆。桥下的河流在歌唱，声音有时轻快灵动，有时暗哑深沉，总令我们想起外婆教唱过的童谣。那种流传多年的童谣，世上似乎只有外婆会唱，也只有外婆唱起来好听，我们听着学着，那过去的时代仿佛静止了，静止得只能听见流水声，似流年。

我们一生要走过很多座桥梁，这是人生的捷径，跨越一条河就能朝我们的人生目标靠近一步。对于很多桥，我们只是匆匆过客，留下的脚步，也会被风吹散，被雨打平，不留一点痕迹。而外婆桥却要走上千百次，这不仅是一座实体的桥，更是一座情感的桥，是一座维系亲情的纽带。我们的情感记忆中，只有外婆桥。因为外婆住在桥那边，而我住在桥这边，去看外婆的时候，总要走上一段路程，总要经过一座和蔼可亲的桥。

迹，但我不知道这里可以生长大片大片的芦苇。我说过这个时节已经呈现出万木凋零与萧索的迹象，生长在博斯腾湖畔的芦苇当然不会例外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它们苗条的柔韧有余的身躯，依旧残留着不肯褪去的一抹动人的绿色。也正是在沙漠的边缘，我目睹了秋天的芦苇辉煌而悲壮的舞蹈，它们在清凉的大风里好像在展示着最后的风华，它们好像不知道寒冷漫长的冬天即将来临。在湖畔的另一侧，我发现当地的蒙古同胞在用镰刀割掉有些衰败的芦苇，他们说这里优质的芦苇是造纸的上等原料。我担心这片神奇的芦苇就此停止了歌唱，就此彻底消失，他们憨厚地大笑起来，说哪里会呢？只要芦苇的根还在，明年开春这里照样是一片绿色的海洋……

那些在风中摇曳的芦苇，让我看到了一条缓缓上升充满光明和希望的道路。

风中的舞蹈

□西风

我一直对芦苇怀有深切的敬意，这种敬意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。当我十二岁那年的秋天第一次走进了声势浩大的芦苇荡，我就别无选择地喜欢上了着普通柔韧的绿色植物。也许在植物学家的眼里，芦苇不过是生长在沼泽江河湖岸的一种寻常的草而已，而草在世人庸俗的眼睛里，则是一种卑贱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但是在我难忘的记忆里，芦苇不仅仅是一种高贵优雅的植物，而且同人类渴望诗意的栖居有着神秘的相通之处。

芦苇同我有生第二次的偶然邂逅，就注定它们还要出现我既往的艰辛人生旅程上。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，而且还是一种神秘的机缘。我再次遭遇浩浩荡荡的芦

生命力量是如此的旺盛，它们的生存精神是如此的顽强，它们每一次有节奏的倒伏，都是为了下一次更生动地站立起来。大风平息之后，我缓缓地走进了江南这片神秘的芦苇荡，我竟然没有发现一根被摧毁的大风的芦苇，它们依旧那么温文尔雅地站立着，站立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我忽然明白，芦苇拥有着卓绝的挑战逆境的智慧。

在我生命所有停靠的驿站，我最后一次遭遇浩浩荡荡的芦苇荡，是在大西北明净的天空下。那时候秋色已经逐渐加重了，我出现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博斯腾湖畔。我知道在这片干旱少雨的地方，有这么一个烟波浩渺的湖泊，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奇

秋风是一管优美的笛

□米丽宏

立秋一周了，暑气仍然嚣张。伏案间隙，立在窗前，想旁观一下这个正在走向末梢的夏天；但是，我看不到它的一点妥协与收敛。蝉鸣如金，阳光如瀑，听觉和视觉联袂携手，我一下子又被推入了炎热的感觉中去。

可是，毕竟立秋了呀，这两字宛若清风，为酷暑煎熬中的人们，带来一点希望。

还真是！一立秋，早晚就不一样了。傍晚出去散步，常常惊喜地遇到一缕凉风，轻轻地，迎面而来。碰一下你的额，牵一下你的衣角，没等凉到肉里，却忙忙走脱了。

回头看着，它们跑到什么地方去啦？像一群鸟，它们在甬路边一丛绿色竹竿上稍停一下，竹叶子轻轻点了点，连响声都没有发出；一地被晨光描摹的竹影，倒是瑟瑟又瑟瑟。它们真是鸟还轻啊，那竹尖儿足以承受它的重量，不过左右摇啊摇，摇了两下。

又一波小风，向我吹来，这次，稍顿一下，像邻家可爱的小婴孩，一见我逗弄，就乍着手扑过来，要我抱。我抱住它，它光滑而又细腻。我凑过脸去，想亲亲它的脸蛋，可是，它把身子一扭，从我的怀里挣脱去了。

我回头看，它鸽子一样飞走，又去逗弄月季了。

可是大白天吧，坐在屋里时，看外面的骄阳，仍是发怵。但真的走出去，也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。还好，有一点点凉风呢。

那天，我们去旅发大会的工地看项目进展情况，见那些晒得黑黝黝的工人们，在烈日底下忙碌着。跟他们一样，我们一边出着汗，一边汗水就被蒸腾了。做完自己手头的记录，我跑去搭讪：“天热，晒得慌哈！”一个瘦瘦的男子，一笑，满口白牙：“这两天好多啦！挡不住有点风儿。立秋一到，往下就好受啦。”

我望望这黄土地，林立的脚手架，脚手架上忙碌的人们，还有天上毒辣辣的太阳。酷烈的炎夏，他们就是这么坚持过来的。他们，最懂得秋风的难得和珍贵。

有那么一刻，风，又来了。好似，它们就在近侧，松鼠一样藏在树上，瞅准时机从树上溜下来一会儿；或者，像鲤鱼潜在旁边的塘里，瞅准了，从池塘里跳出来。虽然沾了太阳的热度，毕竟能带来一丝清凉。

秋天预示着收获，但它总会讨你的辛苦来做交换；那些收获，包括成长和延续，哪一样不付出炎夏坚守的代价呢。